

百歲人瑞與小黃鴨



HK人與事
朱昌文

日前，筆者有機會認識一位預祝百歲壽辰的人瑞，他是許多港人「童年回憶」的人物——有「小黃鴨之父」美譽的林亮。他與家人出席

在中環街市舉行的聖誕跨媒體展覽「L.T.Duck好玩「得」」啟動禮。當林亮出現在眾人眼前時，周圍讚嘆聲與歡呼聲四起，人們爭相走近與他合照「打卡」，原因是大家看到「亮伯」精神矍鑠、雙目炯炯有神的樣子，都不禁為他感到十分高興。

當晚這個活動很熱鬧，除了展覽啟動禮之外，還舉行慶祝林亮一百歲生日大派對，以及中環街市邁向八十五周年，三喜臨門。展覽在中環街市一樓的傳承館舉行，利用AI等科技為小黃鴨注入繽紛色彩，加入「元宇宙」及百變形象，一時變身「太空鴨」或海中滑浪鴨，一時又化身成偵探、貴族等，趣味十足。

全程參與活動的「亮伯」一直興致勃勃，精神奕奕，笑容可掬，他對眾多記者和朋友有問必答，中氣十足，且語帶幽默，逗得大家開懷。筆者與傳媒朋友都很有興趣問他養生之道或「長壽秘訣」。他爽朗地表示，養生之道除了要保持運動和注重健康飲食之外，精神健康更加重要，心境要盡量保持開朗與平和，不輕易動怒，憤怒的情緒是很影響健康的。「不要隨便罵人，別人罵你，你也盡量不要動怒。」從他的三言兩語

中，可知這位飽歷人生風霜的人瑞修養是很好。

林亮的「長壽秘訣」相信還與長期有工作寄託有關。他並非是一位含着金鑰匙出世的幸運兒，他事業上的成功，全靠他大半生的不懈努力、白手起家取得的成果。他於一九二四年在香港出生，祖籍廣東省南海縣，他的童年是在戰亂中度過。一九四一年底，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輟學，香港淪陷後回鄉務農。戰爭結束後，他重返香港。

林亮回到香港後，最先在報紙雜誌攤打工，其間從雜誌閱讀了不少有關玩具的文章，他看到塑膠（PLASTIC）這個新字眼，知道了它的廣泛用途，激發了他對塑膠製品的興趣，從而鑽研如何利用塑膠生產玩具。後來他轉到賣塑膠原料的公司工作，向老闆出謀獻策，認為製造塑膠玩具盈利會很可觀，成功說服老闆開設塑膠廠製造玩具。

聰明而又有生意頭腦的林亮，看到許多小孩子不喜歡洗澡，便設計了造型活潑有趣的黃色小鴨，當小朋友洗澡時放到浴盆裏，浮在水面，引起小朋友的興趣。香港第一隻用塑膠製造的小黃鴨在一九四八年誕生，此後幾十年，一直受到小朋友歡迎，也行銷到世界各地，林亮也被譽為「小黃鴨之父」。記得我的兩個兒女幼年洗澡時，浴盆都浮着一隻小黃鴨為伴。

林亮對香港玩具業的貢獻良多，他深有所感地說，香港曾是世界玩具之都，小黃鴨是和平的象徵，希望通過小黃鴨讓人們多些互相尊重與諒解。

華彩萬象



市井萬象

「華彩萬象——石窟藝術沉浸體驗」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本次沉浸體驗展陳空間約一千五百平方米，藝術家結合數字繪製、數字影像和AI算法技術，以當代眼光和獨特視角來表現、挖掘和闡釋克孜爾石窟、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藝術風格與豐富內涵。

新華社



風吹草低見鹿場



文化什錦
鄺凱迎

歷史上的邊塞包括中原的北部接壤歐亞草原的東部區，這個遼闊的區域，大致涵蓋中國北疆、東北松遼平原、蒙古高原等，這裏主要是以灌木和草木相交織的灌木草原地帶。生活於北方地區自然環境的民族以游牧、漁獵為主，季節分明的氣候養成節奏鮮明的習性，獲取生存資料要靠勇敢、剛毅及奔放的性格。鄂爾多斯高原與赤峰地區地處中原文明的邊緣地帶，是牧業文化的根據地。游牧方式是按季節選擇地點，可分為夏牧場及冬牧場，放養畜群包括已馴化的馬、牛、羊；此外，亦獵捕野兔、鹿及野豬。

草原文化和黃河文化融合會形成一種獨特的河套文化，亦即是今天的鄂爾多斯地區，游牧民族在該地住了多個世紀，是北方草原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河套文化既是源又是流，與北方草原文化有共生的關係，又有其獨特的發展，成為一個特別的文化圈，有歐亞游牧漁獵的習俗，又具華夏農耕的習性。其藝術特色與草原文化風格有一致性，就是以動物為主題，與游牧生活方式息息相關。近年因氣候改變而降雨量減少，沙漠化嚴重，影響放牧及農耕，目前正在投進資源改善情況，不過已是後話。

也因為有畜牧貿易的來往，歐亞草原各部落的文化及風俗有交流接觸形成獨特文化色彩，早期的藝術紋飾造像可見到的盡是鹿、馬、羊，在靠近西伯利亞的有駝鹿、熊、貓科動物、鷹和狼，亦有一些現實生活中未見而屬想像的獅鷲及怪異形態的動物，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也滲透其中及產生互相影響，這種互動，亦豐富了黃河文化的藝術發展。

草原游牧民族往往將動物表現到骨雕、銅器、金銀器及玉石上，以裝飾武器、馬具、一些日用及陳設用品和紀念性的地標（如刻有鹿紋的鹿石），較具代表性的演繹主題有：「鹿雕像」——有以黃金或青銅鑄造，亦有木製身軀外包以金銀，鹿的姿態，有跪臥歇息表現靜的姿態，亦有昂首飛奔疾馳的姿勢，鹿角與鹿身等長，加強其魅力；「互鬥」——包括虎咬羊、鷹

虎搏鬥、虎噬鹿等，多以金質飾片形式；這種虎噬鹿造型，曾出現於河北中山國墓葬，相信是兩地相互影響的產品；「怪異動物」——結合幾種動物的軀幹，如鷹首獅身、雙翼獅子、雙翼神獸等；鹿雕像多屬模式化的圓雕及模壓片狀形態綴上大袍的衣飾，是較熱門的主題造型，也是草原動物藝術中的代表性紋樣。

中山國是北方白狄族建立的諸侯小國，位於河北石家莊市、保定市一帶，是狄族進入中原且建國稱王的一支，春秋時期稱為鮮虞、戰國時稱中山，縱橫捭闔於戰國七雄之間，先亡於楚，最終亡於魏，之後史無專載。

中山國的面紗在其國王墓群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八年間發現及發掘而揭開，出土近萬件青銅器物、玉器等；專家認為中山國禮制與中原幾近一致，效法周禮，但亦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獵遊用具如帳構等，其中的器物陳設品造型有游牧文化的藝術裝飾，如兇猛神秘的雙翼神獸及塑造弱肉強食生死搏鬥的虎噬鹿屏風座等。

黃河下游的中原文化兼備北方草原文化流行的動物風格藝術，創作及發展結合中原發達的青銅文化，互融互補、互相吸納及相互啟迪；中原文化不少玉器及青銅器也吸納了草原文化的優點，創作出灑脫於儒家禮法之外的浪漫風格，正如河南安陽的殷墟出土玉器有不少雕上天飛翔的各種禽鳥、地上奔跑的各種鬥獸，還有怪異禽獸等，造型有神奇的龍、兇猛的虎、可掬

的象、憨態的熊、淘氣的猴、溫順的鹿、奔跑的馬、祥瑞的鶴、展翅高飛的鷹、活躍的鸚鵡及馴養的牛、羊等，部分品類不見於當地。陝西寶雞茹家莊出土的帶枝狀大角的玉鹿，是商周時期的作品，可見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碰撞後，其動物風格除了影響青銅器，亦發展於玉器上。

游牧生態及騎術使各地交流便捷，草原民族的擴張及貿易，亦激活了黃河流域與歐亞草原的藝術融和及創作，動物風格成為見證；一件春秋年代的四肢上下疊放、蜷曲長角從頭至尾覆蓋整個身體的青銅蹲鹿形立雕，竟然與在高加索地區出土、約公元前六百年的作品、現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的銅質鹿形盾徽，以及南西伯利亞出土、公元前六世紀的、亦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的銅製袍服鹿形飾飾上，造型如此一致，若說沒有交流，豈能如此雷同。

在中原，玉器工藝在商代已達非常成熟階段，殷墟婦好出土的已舉世獨步，能細緻地區分出佩玉、瑞玉、祭玉、用器玉、玩玉不同類別，亦按想像、喜好吸納不同形象的動物形狀；這件帶枝狀大角的奔鹿玉雕，不管是按長江中下游濕地的麋鹿為藍本，還是吸取草原文化而創作，展現出活潑的生命力，錦繡之象。

同是鹿的塑像，一動一靜的形態、一玉一青銅的不同施工材料，呈現出兩種文化融會後的風格，有如在歐亞大草原上，風吹草低見到的生命形態。



▲玉奔鹿。 作者供圖



▲銅臥鹿。 作者供圖

參觀三星堆文物



如是我見
文秉懿

我國幅員廣大，歷史悠久，擁有許多文化寶藏，其中一個令人神往的寶庫就是三星堆遺址。我曾經在網絡上觀看介紹三星堆的紀錄片，也有閱讀有關文字資料，對這個地方產生興趣。於是，我生出一個念頭，就是前往四川參觀博物館，看看實物，不過一直未付諸行動。終於，我的計劃可以實現，四川三星堆博物館向香港借出超過一百件文物，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定要把握。

我挑了星期四前往博物館，避免遇上周末的人潮。果然，工作日遊人不多，我在展覽館內悠閒地走，可以慢慢閱讀文字介紹。當然，最重要的是享有空間，花上長一點時間細心欣賞展品。三星堆文物中，最吸引我的是面具。這些面具的共同特色是眼睛凸出，嘴唇又厚又長。近距離觀賞這些面具，看得越久，越覺得疑惑。要是工匠是根據當時人們的樣貌製作這些面具，三星堆居民的樣子的確奇怪。若只是誇張的表現手法，這種風格與秦俑追求真實的做法迥然不同，展現獨特的味道。

除了眼睛和嘴巴之外，手和腳也有出現大得不合比例的情況。這樣，人像的造型就顯得古怪。也許工匠有強調的目標，故意為之。我胡亂猜想，眼睛是靈魂之窗，也許這扇窗透露人的思想境界，突出眼睛的外形就是顯示思想的高度和深邃。手大得誇張，就是表現出肢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凝視三星堆——考古新發現」。 四川

體的強壯。腳的尺寸大得脫離現實，正好這染站穩陣腳，是地位穩如泰山的意思。概括來說，就是這些人是強者。當然一切只是我這個考古門外漢的妄言，真相還是留待專家研究。

另一樣令我印象深刻的展品是神獸。古代不少物件都雕刻上或繪畫神獸形象，文學作品亦有提到。這些靈氣之物是傳說中的生物，或許是當時人依據現實中的動物，利用豐富的想像力進行創作。根據介紹，展覽的神獸某部分是龍，於是看上去的確有幾分龍的神韻，反正我國不少器物上都有龍的蹤影。只是再看一下，哪裏是龍？龍指某部分是老虎，睜眼看去，是一頭老虎；眨一下眼睛再看，又不是老虎。似乎什麼也像，什麼也不像。

三星堆泥土下仍然埋藏着不可估量的珍寶，發掘需時，相信不斷會有新發現。

憶童年的大黃



人生在線
余乘輝

當我們一天天長大，腦海中總會有很多無法抹滅的記憶，有快樂的，也有不快樂的。今天想分享是我與小時候的一條狗相依相伴的故事，牠叫做大黃。那時我生活在四川的鄉下，那裏的人家幾乎每戶都會養一條大狗，一方面是為了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小孩子的玩伴。

牠的名字之所以叫做大黃，原因很簡單，就是牠通體都是黃色的，這也是一般鄉下唐狗的颜色。雖然自己家裏也有養狗，但實際上每次在路過別人的房子時，我總會小心翼翼的，因為害怕被別人的狗咬或者被狗咬。但是我們家的大黃不一樣，牠對着陌生人也很少會吼叫，只有對着充滿惡意或者牠認為會威脅到我們安全的人，才會吼叫，因此我與牠非常親近。

小時候，我的奶奶並不十分喜歡我這個小孩，因此她時常扔下我一個人房間或者院子裏獨自玩耍。有一次，她要出去逛街買東西，覺得帶着我是累贅，因此便把我跟

狗一起關在家裏，並把門反鎖了。我因為一時害怕哭鬧了起來，大黃聽到了我的聲音，便趕緊過來我旁邊試圖安慰我，有了牠在身邊，我又安心了下來，不再慌張。可以說那次被「幽禁」的經歷實實在在地加深了我對牠的感情，牠成為了我幼小心靈的寄託和安全感來源，自那之後我更加喜歡同牠一起玩耍、奔跑。

狗是人類的好朋友，這句話說得非常在理。後來我漸漸長大，也從鄉下搬到了鄉鎮的街道居住，大黃留在了鄉下，只有周末或者寒暑假回鄉下才能見到牠，當然偶爾也會是奶奶帶着牠來鄉鎮趕集的時候。那時候總是被學習和同學間的嬉戲打鬧充滿，好像大黃的存在既是有形的，也是無形的，沒有想到過牠會老或者生病，就好像時間很漫長，總覺得自己長大也是很漫長和遙遠的一件事。記得上小學不久，有一次不是趕集的日子，奶奶也帶着大黃來了鎮上。我看得出，大黃老了，牠的身形和毛髮都顯露着疲

憊和蒼老，奶奶說最近發現牠的肚子越來越大，本來以為是懷孕了，結果去檢查後發現是長了腫瘤。牠年紀大了，家人不願花重金幫牠治療，而我只是一個十歲不到的小孩子，縱然十分心疼牠卻沒有辦法，只能看着牠臥在地上，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多陪伴牠。

鄉下的村子距離鄉鎮有幾公里的路，那時候都是泥土路，連石板路也很少有，記得每次下雨時，還要非常小心地走在田埂上，因為雨水的冲刷可能讓一些窄小的田埂鬆動而滑倒。牠好像也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了，有一日我放學回家，路過最後一道田埂的時候，看到遠處有一團黃黃的東西跑過來，起初我還有些害怕，擔心是哪裏來的野狗，定睛一看，是我的大黃！我竟一下子呆住了，反應過來之後，我立馬叫着牠的名字，牠更是明顯加快了腳步，跑得近一點了，我看見牠肚子上的腫瘤也跟着搖晃，眼淚順地流了下來，接着我也忍不住地跑過去，還叫着讓牠別跑那麼快，小心身體。可

牠那裏懂的，還是箭似的向我飛奔而來。牠知道我哭了，傷着心，還搖擺着耳朵，用腦袋過來蹭我，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摸着牠的背，安撫牠。

大黃去世後，我再也沒有養過狗了，甚至有時候在公園或者街上，看到狗狗與人的互動都會有所感傷。我享受狗狗與人的親近和毫不保留，但也實在沒有辦法接受分離的痛苦，所以我寧願牠永遠活在記憶裏，是那隻最可愛最忠誠的大黃。後來與先生結婚後幾年，我們一起領養了一隻貓，貓跟狗不一樣，貓更獨立也更自我，在生活中會傾向於與人類保持一定距離，在數年的撫養中，雖然時不時想到之後的分離還會忍不住流淚，但逐漸開始接受了未來必然的分離。我想很大部分原因大概是人到中年了，對死亡和別離都多了很多經歷和思考，我自己也經歷幾位重要的家人的離世。也漸漸明白，與其為了未來的分開而憂傷，倒不如珍惜每一個當下，陪伴身邊所珍視的人事。